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三十七

郑炳山侨史文集

郑炳山 著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HONG 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LTD.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三十七

郑炳山侨史文集

郑炳山 著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7 年 7 月

郑炳山侨史文集

著 者 / 郑炳山

责任编辑 / 谷 人

封面设计 / 敏 兰

发 行 人 / 韩方明

法律顾问 / 陈武能 chenwuneng@yahoo.com.cn

出 版 者 /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湾街26-28号富胜工业中心1402室

电话: 852-2139 2366

传真: 852-2139 2386

电邮: press@dragoncom.com

排 版 / 龙浩国际交流出版有限公司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 龙浩中国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年7月香港初版第1次印刷

I S B N / 978-962-62014-6-6

定 价 / 3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 言

我与郑炳山兄的交往和情谊可以追溯到1981年。不可思议和有趣的是，促使我们相识的竟是菲律宾著名华侨将军刘亨賧（Jose Ignacio Pawa, 1872 - 1926）。关于这个历史渊源，我在2005年1月20日所写的《我的爬格子生涯》一文中是这样写的：“我撰写有关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论文始于1981年与泉州的郑炳山共同署名的《菲律宾华侨将军刘亨賧生平事迹考》。那篇论文实际是郑炳山首创的，由我补充修改。未曾料想，自从发表那篇论文之后，我急剧地转向华侨华人研究，这与我的华侨出身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在我内心深处就有为养育我的华侨社会树碑立传的念头。我的朋友郑炳山大概没有想到，是他促进我转向华侨华人研究。我应该向他深深鞠躬，对他感恩戴德。倘若没有那篇关于刘亨賧的论文，大概不会出现或者不会那么快出现《世界华侨华人词典》（1993，以下简称《词典》）和《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以下简称《全书》，12卷，1999 - 2002）。我之转向研究华侨华人问题，具有偶然性，但其实也是一种必然性。与郑炳山合作撰写刘亨賧的生平事迹考是一种偶然性，但我的华侨出身和对华侨历史的浓厚兴趣迟早必然会把我的引向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性。”2006年1月8日，我在《漫话人生 综论侨史——周南京教授访谈录》中，又说道：“1981年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急剧地转向华侨华人史研究。当年泉州的郑炳山（后来担任中共泉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写了一篇《菲律宾华侨将军刘亨賧生平事迹考》，投到《历史研究》杂志。该杂志编辑严四光（严济慈的四公子）将稿件转给

2 郑炳山侨史文集

我，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该文有修改的基础，同意加以规范修改，补充《民报》及菲律宾的英文资料，并联合署名发表。应该明确指出，刘亨賸这个华侨历史人物之发掘归功于我的朋友郑炳山，我只是予以补充修改而已。从此，我急剧地转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这件事具有偶然性，但其实也是一种必然性。即使没有上述论文，我的华侨出身和对华侨历史的浓厚兴趣，迟早也会把我引向华侨华人研究，只是时间可能推迟而已。”

另一件使我对炳山兄怀有感激之情的事情是，1993年12月上旬炳山兄陪同我与内子郑允飞（1938-2000）回到安溪老家寻根问祖。在这里，我想再引1993年12月拙著《粤闽行纪》的一段文字：“回安溪老家 福建安溪是我的老家。我的曾祖父周钟京一百多年前就是从那里漂泊到海外的。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我不知道我老家的乡、镇或村的具体名称是什么，而只知道安溪二字，别的一概不知。1953年我回国之前，家父曾嘱咐我有机会的话应该到安溪寻根问祖。惭愧的是，事隔40年仍未曾回老家。这次赴闽，多亏好友郑炳山的热心安排，使我得以了却宿愿，去了一趟安溪。虽然只到了安溪县城，并没有走进故乡的周氏宗祠，也算回了老家。中共安溪县委常委、中共安溪县委统战部部长叶宗希，安溪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溪县侨联会主席白清芬，安溪县侨联副主席李锦顺等，热情接待并设午宴款待了我和内子，同时答应设法查寻我的祖地究竟在何处，使我深为感动。由于年代久远，我的祖先又非出名门，寻根问祖之事也许难以实现，即使如此，我也对乡亲们热情相待永远铭感五内。临走时，乡亲们又送我两斤铁观音，大概是让我回京以后不断回味这次的故乡之行吧。啊，四代漂泊海外的流浪儿，而今终于回归了祖地，昔日头脑里模糊不清的故乡竟然变得明朗而具体，尽管它还只是县城而已。……”

不必讳言，我一直想回报炳山兄对我的情谊。随着岁月的流

逝，尤其看到他脸上的老年斑日益增多，我想帮助他出版文集的欲望日益强烈。我曾多次劝说他整理过去发表过的文章，并汇集成册出版。2006年11月19日，炳山兄终于回了一封信给我：“……几十年来，我在报刊上发表许多侨史文章，也有一些地方文史和党史的文章。许多人向我建议将其集结成册，但我没有这个念头。这次你的来信，对我触动很大，老朋友、老会长之命，焉敢不从?! 如果再不答应，就对不起老朋友的厚望和关爱了，因此应允。”

其实，出版《郑炳山侨史文集》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炳山兄既不是归侨，也不是侨眷，原本与侨字毫无瓜葛，从他的简历看，他是福建侨乡一个地道的老革命干部和党政干部。但他对历史颇感兴趣，尤其对地方史和党史情有独钟，后来由于长期在侨乡工作，也逐渐把视野转向海外华侨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他是一个有心人，长期不断搜集和整理侨史资料，多达数箱之多。由于这个癖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吃尽了苦头。但他是一个不知悔改的“侨史迷”，文革结束后，他又“重操旧业”，继续搜集和整理侨史资料，并且连续发表许多有关侨史的文章。当然，他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从学院研究的角度看，其文章未必合乎学院式规格。然而，其侨史著作颇具特色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特色包括：一，具有厚实的历史资料基础，并非臆造之作。最典型的实例是《菲律宾华侨将军刘亨賸生平事迹考》，它是郑炳山长期有意识地搜集、整理和研究侨史资料的产物，实在难能可贵。作者关于李清泉、李光前、李子芳、叶飞、李铁民、许友超、陈宗基等华侨或归侨人物的传略或评论，都是有根有据，有血有肉，有情有意，评述一针见血，中肯公正，颇具说服力。二，充分利用侨乡优势和地方资料，具有浓烈的侨乡色彩。〈泉州华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泉州华侨对新四军人力、财力和政治上的支援〉、〈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亲对泉州经济的

4 郑炳山侨史文集

贡献》、《海外华侨对闽南文化的影响》、《一首催人泪下的《过番歌》》等文章，就是这方面的杰作。三，重视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和价值，采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南安市芙蓉李氏华侨出国情况调查》和《探索霞井华侨出国的原因》。

总而言之，出版《郑炳山侨史文集》的价值首先在于保存一份重要的侨史资料，以泽后人；也是为了表彰炳山兄为侨史研究做出的宝贵贡献。

吴灿辉、吴远鹏合著的《与侨史研究结缘的人》，为研究郑炳山的生平事迹和侨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线索，颇有参考价值。

夕阳无限好，晚年仍有为。衷心希望炳山兄继续发挥余热，继续为侨史研究做出贡献。是为序。

周南京

2007年1月26日写于

北京市海淀区蓝旗营自乐书屋

目 录

序 言	周南京 (1)
菲律宾华侨将军刘亨贻生平事迹考	(1)
菲律宾著名爱国侨领李清泉	(18)
新加坡工商巨子李光前	(33)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菲律宾归侨李子芳	(41)
开国上将叶飞	(47)
李铁民传略	(52)
中侨委副主任庄明理	(60)
全国侨联副主席、科学家陈宗基	(65)
华侨将军陈青山	(71)
华侨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	(79)
“闽变”时期的厦门市长许友超	(85)
星马华侨抗日“四君子”	(93)
民族英雄郑成功是位归国华侨	(99)
缅甸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103)
泉州华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	(110)
泉州华侨对新四军人力、财力和政治上的支援	(125)
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	(135)
罗伯特·包恩号事件	(143)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亲对泉州经济发展的贡献	(149)
在缅甸的泉州乡亲	(156)

2 郑炳山侨史文集

闽南文化对东南亚的传播	(169)
海外华侨对闽南文化的影响	(175)
李光前的企业文化	(184)
南安市芙蓉李氏华侨出国情况调查	(199)
探索霞井华侨出国的原因	(205)
一首催人泪下的《过番歌》	(213)
 附：与侨史研究结缘的人	吴灿辉 吴远鹏 (247)
 后 记	(253)

菲律宾华侨将军 刘亨贄生平事迹考

研究菲律宾独立战争史的中外史学家，都知道著名华侨将军何塞·伊格纳西奥·宝华（Jose Ignacio Pawa）。尽管在中国和菲律宾等国都有一些关于何塞·伊格纳西奥·宝华的传记材料，但有关这位华侨将军生平事迹的历史资料还是残缺不全的，仍有许多事实不得其解。例如，他原来的姓名是什么？籍贯在哪里？家世如何？他是何时和怎样到菲律宾去的？他在菲律宾独立战争中的具体事迹如何？他何时去世？他有子孙后代吗？等等。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提供新发现的历史资料，澄清上述长期存疑的问题，为深入研究这位华侨将军的生平事迹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们收到菲律宾马尼拉提奥多罗·马·卡劳国立图书馆塞拉芬·奎阿森馆长（Serafin D. Quiason）和菲律宾大学历史系主任陈清风博士（Dr. Samuel K. Tan）寄来菲律宾出版的有关刘亨贄的传记资料多件，从而使我们对刘亨贄生平事迹的考证更为翔实，我们谨向他们二位衷心致谢。

一、刘亨贄的家世

在中国和南洋华侨的历史资料中，何塞·伊格纳西奥·宝华旧称侯宝华⁽¹⁾、侯苞⁽²⁾、侯亚保⁽³⁾、侯夏鲍⁽⁴⁾、侯贄、侯鲍⁽⁵⁾等。事迹大致相同，却有这么多不同的姓名，这引起了我们要寻

根究底的兴趣。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郑炳山在福建省南安县找到了一份《南安刘林乡刘氏族谱》（民国十八年重修本，以下简称《刘氏族谱》）和一幅刘亨赙从菲律宾带回来的油画像，终于解开了这个长期存疑之谜。

兹将《刘氏族谱》中关于刘亨赙的记载抄录如下：

“亨赙公，字图琮，号纯清，又名扶西。天资活泼，聪敏过人，少时侨居南洋之菲律宾。时菲民苦受西班牙帝国之压迫，方图革命，然民智尚浅，公乃教之制器划策，众嘉其能，举为副帅，自是所向皆捷，名震欧亚。当时我华侨居于菲岛者数以万计，皆赖公力，得以保全。故史称为侯赙将军。及菲受美辖，公复历任该处地方长官。在菲传有嗣续，是亦吾族之一派也。公卒之日，菲之官军民众咸为休业志哀，其勋绩可想见矣！惜乎久羁异域，祖国之子孙稀少，公虽恢宏堂构，而今家运中衰坠落，难免先哲有云：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公亦所谓人杰矣。公生同治十一年壬申三月二十二日卯时。卒民国十五年丙寅四月十三日申时。”

从《刘氏族谱》的记载内容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刘亨赙就是侯赙，也就是何塞·伊格纳西奥·宝华。我们把刘亨赙的油画像与《民报》1906年10月第9号上刊印的“侯将军宝华之真像”作了比较，发现除了前者身着军服，后者身着礼服之外，其余完全相同，这也进一步证明刘亨赙即侯宝华。

那么，刘亨赙为什么又叫侯赙、侯宝华呢？他为什么同时有两个姓呢？他为什么又叫何塞·伊格纳西奥·宝华呢？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引证一些原始资料。

明朝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的《刘林侯氏族谱》有序曰：“按旧载：唐刘文静公遗一印刻刘侯等字为记，武德间（公元618至628年）人也。公起身晋阳令，历任尚书。被谗而死。子讳慎号中兴，逃归光州^{〔6〕}固始，因易侯姓。后人闽徙居武

荣⁽⁷⁾诗山之麓，乡族即以本姓称，示不忘也。⁽⁸⁾

又明朝万历二十年（公元 1592 年）《武荣刘林侯氏重修族谱序》记载：

“吾宗拓自李唐，刘其姓也。旧牒以文静公真容冠谱首。窃尝疑而未辨也，然其所从来远矣。序谓公自晋阳令，历任民部尚书。遭谗冤杀。其子孙逃入光州固始县，因易侯姓。唐末入闽，再徙武荣，隐家兹土，遂以北坑为刘林世居焉。”⁽⁹⁾

又清朝乾隆十六年（公元 1751 年）《侯氏重修族谱序》记载：“……吾始祖永斋公系出唐刘文静公，其易姓本末及五世祖道斋公、端云公分派，已详旧谱，无赘。”⁽¹⁰⁾

又民国十八年（公元 1929 年）《南安刘林刘氏重修族谱序》记载：“南安诗山刘林侯氏祖唐刘文静，起晋阳令，以佐命功，历任尚书，被谗而死。遗一印文曰刘侯等字。子中兴逃归固始，易姓侯。复入闽，徙诗山之麓。子孙繁衍，以迄于今。”⁽¹¹⁾

又《南安刘林乡刘氏族谱·刘氏世系考》记载：“唐文静刘公，武德间人也。遭谗身杀。其子中兴逃隐光州，以爵为姓。禧（僖）宗光启元年（公元 885 年）正月，光州刺史王绪，与妹夫刘行全、军正王潮及弟审知等，举光、寿二州兵五千人渡江入闽，陷汀漳。八月，绪以漳州路险粮少，令军中毋以老弱随，犯者斩之。众自危，行至南安前锋，伏兵杀绪，举潮为将。泉州人张延鲁以刺史贪暴，帅耆老请潮为州将。潮引兵围泉。拔之。观察使陈岩表潮为泉州刺史。按五千人渡江，本从王绪，及潮官泉，此五千人者如植民状，分居七邑。故泉之诸族多祖光州，大抵皆一时相从而来。若然则我祖在其中矣。我祖前世式微，迁徙未详真相。至南宋永斋恒公启宇北坑，更其名曰刘林，存其姓也。”⁽¹²⁾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一）南安县刘林乡刘、侯二族有谱可查的始祖为刘文静，唐武德年间（公元 618 至 626 年）在

朝为官，被谗身死。其子中兴逃归河南省光州固始，易姓为侯。为什么易姓侯呢？刘文静当年在朝为官时，有一印章，刻有刘侯字样，其子逃后，即以此爵为姓。（二）这些刘家后裔，虽易姓为侯，仍历代奉祀刘文静为其祖先，从明、清直至民国的族谱中，均称自己是刘家的后代。其部分子孙迁闽后，居住在南安县北坑、南宋时候刘永斋还把北坑的地名更改为刘林，以“存其姓也”。另外，（三）据我们调查，在民国18年（公元1929年）以前，刘林乡这些刘家后代，有的姓刘，有的姓侯，没有统一的姓氏。1929年他们重新修谱时，经过族人再三商议，并报南安县政府批准，又把侯改为刘。但是漂流海外的一些同族人，却有的仍然姓侯，没有随之改变。如最近该乡有位菲律宾华侨叫侯甘泉的回国探亲，其国内亲属均姓刘，乡人见到他，称他刘甘泉，而他也不感到意外与突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南安县刘林乡刘、侯二族同宗同姓，这是肯定无疑的。其渊源已如上述。从而原籍南安县刘林乡的刘亨赍，又称侯赍、侯宝华等，也就不难理解了。刘亨赍侨居菲律宾以后，在沿用中国姓名侯赍（侯宝华）之外，又给自己取了西班牙姓名何塞·伊格纳西奥·宝华。刘亨赍采用的洋名实际上是原名的转音，伊格纳西奥（Ignacio）是“亨”的变异，而宝华（Pawa）显然是“赍”的变音。

目前已出版的有关刘亨赍的传记材料，对他的籍贯众说不一，有的说原籍福建厦门⁽¹³⁾，有的则说原籍福建南安⁽¹⁴⁾。现在根据《刘氏族谱》则可以明确地说，刘亨赍原籍福建省南安县刘林乡歧庭村。关于刘亨赍的父母亲，有的传记材料说不知刘亨赍的父母为谁⁽¹⁵⁾；有的则说刘亨赍“少随父来马尼刺”，“父系商人，资产颇饶”⁽¹⁶⁾。上述说法。与事实不符。据《刘氏族谱》，刘亨赍的父亲叫刘元来，母亲叫陈营娘。刘元来养有十个子女，他为了养活全家，在一小块田地里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

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从未出过洋。刘亨赍有一个伯父叫刘元系，清朝时在菲律宾马尼拉开设铁铺，加工和出售铁器。刘亨赍 18 岁（清光绪十六年，公元 1890 年）时，与南安县高盖仙都村黄惜娘结婚数月之后，因家中生活贫困，无以为生，其父刘元来就让他跟随伯父刘元系前往菲律宾马尼拉谋生⁽¹⁷⁾。另一说，他出国是因为他加入了秘密会党“三合会”，有人检举揭发，被迫流亡国外⁽¹⁸⁾。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看来刘亨赍出国原因有二：一是家庭生活困难，被迫出国谋生；而直接原因就是因参加“三合会”事发，被迫逃亡国外。如果没有后一原因，刘亨赍也是会出国的，只是时间可能稍晚而已。

在这里，我们还要谈一谈刘亨赍的出生年月。有的传记说，刘亨赍生于 1856 年左右⁽¹⁹⁾。我们据《刘氏族谱》考证，刘亨赍生于同治十一年壬申三月二十二日卯时，即公元 1872 年 4 月 29 日早晨 5 时至 7 时。

综上所述，我们把刘亨赍的家世基本上搞清楚了。现在我们可以明确肯定如下几点：（一）何塞·伊格纳西奥·宝华（或侯宝华等），原来的姓名是刘亨赍。他侨居菲律宾后采用西班牙姓名何塞·伊格纳西奥·宝华。（二）刘亨赍原籍福建省南安县码头公社刘林乡歧庭村。（三）刘亨赍生于同治十一年壬申三月二十二日，即公元 1872 年 4 月 29 日。（四）刘亨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刘元来是贫苦农民，从未出过洋。（五）刘亨赍出国侨居菲律宾的时间是 1890 年，即 18 岁时。刘亨赍不是随父，而是随伯父出洋。其出国原因是生活贫困和政治迫害，使他在国内无法立足，不得不漂洋过海，到异乡谋生。

二、刘亨赍在菲律宾独立战争时期的业绩

刘亨赍侨居菲律宾，起初在首都马尼拉岷伦洛（Binondo）

区他伯父的铁铺里当学徒学艺。有人说他“及壮，入马尼刺大学，能通西班牙语及大加鲁语”⁽²⁰⁾。但除这条孤证外，没有更多的根据。因此，我们认为，刘亨赙未必上过大学。如果上了大学，《刘氏族谱》一定会提到。因为在当时能上大学的人是很了不起的，族谱中不会只字不提。不过刘亨赙有学习语言才能，他会流利地说西班牙语、他加禄语和比科尔语，还会讲一点英语。后来，在1896年卡提普南起义之前，他在马尼拉哈波内洛斯街（Jaboneros Street）独立经营一家铁铺。大约与此同时，刘亨赙与住在马尼拉附近卡维特（Kawit）镇比纳卡延（Binakayan）区的安东尼奥·哈米尔（Antonio Jamir）结婚。婚后，刘亨赙移居卡维特，除继续经营在马尼拉的铁铺之外，又在卡维特经营制盐业。可见，当时刘亨赙资产颇为富裕，在马尼拉和卡维特，特别是在华侨社会中，颇有地位。据说，他的菲律宾妻子安东尼奥·哈米尔是当时任卡维特镇长的艾米利奥·阿奎那多（后来任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的表姐（cousin）⁽²¹⁾。还应该指出，刘亨赙在出国之前曾经在家乡参加过秘密会党“三合会”，“以豪侠闻于闾里”⁽²²⁾。另一材料也说，刘亨赙“在故里，因打抱不平，被举为‘三合会’首领”⁽²³⁾。我们知道，当时在南洋各地的华侨中间存在秘密会党的组织，如三合会、三点会等等。刘亨赙到了马尼拉之后，参加或领导当地三合会的秘密活动。“岷里刺（即马尼拉）‘三合会’以魁长事之，敬若神明”⁽²⁴⁾。同时，刘亨赙到马尼拉后，从他在唐多（Tondo）区的朋友们那里了解到菲律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宣传运动”（1872年至1896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情况，并且认识了菲律宾秘密组织卡提普南的一些会员如潘塔利昂·加西亚、奎列尔莫·马桑凯、何塞·图利亚诺·圣地亚哥、普罗戈比奥·波尼法秀（安德列斯·波尼法秀的兄弟）等人。刘亨赙虽然同他们过从甚密，了解和同情该会的自由思想，但他本人没有加入卡提普

南⁽²⁵⁾。上述这些条件，即刘亨赍独立经营铁铺，颇有资产，会制造刀枪、火器；他与艾米利奥·阿奎那多建立了联姻关系；他在马尼拉、卡维特等地区的华侨社会中颇有名望和影响；他本人个性“豪侠”、“义侠”，到菲律宾后参加和领导了当地华侨“三合会”的秘密活动；他深切同情苦受西班牙殖民者压迫的菲律宾人民，与卡提普南和许多菲律宾爱国者有密切关系；凡此种种，对促使他倾向于并最终献身于菲律宾革命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菲律宾独立战争时期（1896至1902年）⁽²⁶⁾，刘亨赍的业绩和活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帮助菲律宾革命军制造各种枪械弹药。

在任何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战争中，对被压迫民族来说，旺盛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精神是第一因素，但武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菲律宾独立战争时期，不论是卡提普南的领袖安德列斯·波尼法秀，还是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总统、菲律宾革命军总司令阿奎那多，都十分重视购置和制造武器。波尼法秀曾经亲自率领卡提普南代表团同日本人士在马尼拉秘密接头，洽谈从日本购买武器弹药问题。⁽²⁷⁾阿奎那多也曾经派彭西通过当时侨居日本的孙中山设法购买两船军火，但可惜这些军火没有能够运到菲律宾⁽²⁸⁾。因此，菲律宾革命军除了从香港等地购置一部分武器弹药和从敌人手里缴获一部分武器以外，大部分武器弹药都是自己因陋就简制造的土枪、土炮和土弹药，以及大刀、竹枪等等。尤其在抗美战争中，面对拥有精良武器的美军，海岸线又被美舰封锁，而战争又十分激烈，菲律宾革命军武器弹药的消耗量巨大，武器弹药的供应奇缺，它直接影响了抗美战争。阿奎那多政府深感武器之不足，因此，它除了反复电示菲律宾驻外代表努力设法在国外购置武器弹药之外，接受了刘亨赍关于自建兵工厂的建议，自制土枪、土炮和土弹药⁽²⁹⁾。

1896年9月，刚被阿奎那多政府任命为革命军火工厂厂长的刘亨赍，在伊穆斯创建了第一个兵工厂。这个兵工厂除了修理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破旧大炮和毛瑟枪之外，还制造了用铁丝捆绑的大竹炮，以及各种枪械、火药⁽³⁰⁾。“将军有一制铁所，凡菲律宾革命军所需之铳炮，多出于其工厂所制造者。”⁽³¹⁾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菲律宾革命军急需大量武器弹药的实际情况，而刘亨赍尽其所能，大量生产军火以供应菲律宾革命军，则他对菲律宾革命的功绩是十分突出的。

第二，向菲律宾华侨募集款项。为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政府增加财政收入。

为了进行抗美救国战争，保证菲律宾第一共和国军政机构的正常运转，共和国政府需要雄厚的财政来源以支付日益增长的政府费用。根据1899年2月19日的统计资料，马洛洛斯政府的财政总开支共计6324729比索，其中陆海军费用占4977654比索⁽³²⁾，约占78.7%。而马洛洛斯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各种直接税（如城市税、工商业税、华侨人头税、战争税等）、间接税（非免税产品的输出税、罚款、各种附加税等）和特别或临时收入，其中1899年度华侨人头税就占30万比索⁽³³⁾，1898年11月总统阿奎那多下令发行公债2000万比索。刘亨赍受阿奎那多之命到各省动员、说服华侨买公债。在刘亨赍的动员下，1899年6月，新卡塞雷斯华侨购买公债10万比索；阿尔拜（亚眉）和甘马仁华侨自愿捐款44790比索⁽³⁴⁾。刘亨赍仅在塔亚巴斯省就从华侨那里征集到22万比索⁽³⁵⁾。1899年10月，刘亨赍把征集到的16万比索用船横越拉盖湾运到塔亚巴斯岸边，途中被美国炮艇追击，他险些丧命⁽³⁶⁾。刘亨赍所以能够成功地向华侨征集款项，据说是同他在华侨秘密会社中的地位有关⁽³⁷⁾。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之前，全菲律宾约有华侨7万人⁽³⁸⁾。独立战争期间，许多地区华侨的捐款（战争特别税、公债、各种捐赠）比菲律